

仇雠相对

版本校勘学述论

王瑞来 著

王瑞来学术文丛

西汉刘向在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中描述校勘的情形时说：「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因此，校勘又称校雠。曾被视为学术津逮的目录、版本、校勘，作为文献学的传统学科，至今在文史研究中仍不可或缺。传世文献何处寻找？众多版本何优何劣？史料文字异同如何处理？如果缺乏这些知识便会发生困惑，甚至失误，而拥有这方面知识，学术研究则如虎添翼。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王瑞来学术文丛

仇雠相对

版本校勘学述论

王瑞来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述论/王瑞来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8
(王瑞来学术文丛)

ISBN 978-7-5440-7753-8

I. ①仇… II. ①王… III. ①版本学-文集 ②校勘学-文集
IV. ①G256.2-53 ②G25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0585号

仇雠相对
——版本校勘学述论

CHOUCHOU XIANGDUI

出品人 雷俊林
出版策划 孙 轶
责任编辑 杨 文
复 审 郭志强
终 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王春声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0351-4035711 邮编:030002)
印 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336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7753-8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51-7337712

自序

书名“仇雠相对”，并无误导读者的意图，而是援据一个古老的典故。在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中，西汉刘向如是描述校勘的情形：“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因此，校勘又称校雠。雠即后来仇敌之仇。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进一步解释道：“一人刊误为校，二人对校为雠。后人嫌雠字，易其名为校对，对即雠也。”

时至今日，科技取得巨大进步，各种数据库、资料库充实，检索便利，然而曾被视为学术津逮的目录、版本、校勘，作为文献学的传统学科，在文史研究领域仍然不可或缺。传世文献何处寻找？众多版本何优何劣？为何同一人物在同一著述中见于此本不见于彼本？史料文字异同如何处理？如果缺乏这些知识，便会产生困惑，甚至失误，而拥有这方面知识，研究则如虎添翼。

本书即是著者有关版本校勘学的文章汇集，分为版本、校勘两篇。

版本篇所收十篇版本学文章，涉及文献囊括四部中除经部以外的史、子、集部，有二十四史汇刊本和《清实录》《鹤林玉露》《朝野类要》《黄帝内经素问》《宋景文集》《草庐集》，皆为有关版本源流、存佚状况的具体考证和问题辨析，并且还涉及对日本“和刻本”汉籍价值的论述。这些文章尽管运用了版本学理论，但并非概述性的综论，皆为对具体文献的版本进行的个案研究。不过，依然可以从个别概见一般。

校勘篇则收录五十篇短文。其中十八篇曾刊于20世纪80年代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三十二篇则为近年来校勘作业时陆续撰写之心得。这些短文，皆是从校勘学

的视点对文献中的问题进行的考辨论述，涉及校勘学的众多领域。有的是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探讨，有的是对个别问题的阐幽发微，不过，均非泛泛而论，皆有具体文献依托。

检视版本之异同与流变，推敲于文字词语之间，版本学与校勘学，看似短钉小技，然研究者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与意识，在研究中善加运用，或可另辟蹊径，解决大问题。著者便曾运用校勘学知识，作为一种技能，解决了困扰学者几百年的《隆平集》作者问题。

本书所收文章均为著者于具体操作实践中所归纳，仅见于此的知识与经验，对于文史学者或有启发与裨益。

版本学与校勘学一说起来，颇像是冷僻专深的学问，其实专门并不专。本书所录，视为专学可，视为文史小品，亦不乏趣味。特别是校勘篇的短文，幸为一读，或有所得。

我和读者都当感谢为此书面世催生的山西教育出版社资深出版人孙轶和责编杨文、樊爱香。从事文化建设，为学术奉献的，不只是作为生产者的学人，还有作为推销者的出版人。对后者，我尤为抱有深深的敬意。

王瑞来

甲午仲春之识于千叶寓所

目 录

版本篇

《鹤林玉露》版本考	3
《宋景文集》版本源流考	14
《黄帝内经素问》版本源流考	21
略述《朝野类要》的成书与流传	
——版本源流考之一	52
略述明清时代文献对《朝野类要》的征引	
——版本源流考之二	78
《朝野类要》现存版本概述	
——版本源流考之三	102
二十四史汇刊本述略	137
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四库全书》文源阁本《草庐集》考述	148

流出海外的《清实录》

——记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大红绫本” 156

“礼失而求诸野”

——从自身研究经历看和刻本汉籍的价值 160

校勘篇

略谈古籍校勘底本的选择 185

古籍校勘与音韵 188

略论古籍校勘的范围 191

典章制度与古籍校勘 194

略谈古籍的校勘记 196

历史年代与古籍校勘 199

略谈他校的取材 202

略谈本校的两个问题 205

历史地理与古籍校勘 208

略谈古籍的校改 211

略谈古籍点校本的失校 215

关于古籍校勘中脱文的处理 218

略论古籍引文之校勘 222

略论古籍校勘中的辨伪问题 225

推算历史人物生卒年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230

说版本校 233

略谈古籍的“点校说明”	238
“襄王枕上元无梦”	
——略谈理校	242
长历与校勘	247
点画之差有是非	250
底本不误亦出校	255
版本有异同，他校定是非	259
版本无据有事实	263
校勘中的隐版本	266
校勘的越界	269
书缘俗字误	275
并字之惑	278
倒字之趣	281
彩石补天缺	284
九天揽月	291
姓甚名谁	296
必也正名	300
虽非孪生亦混淆	303
疑似校：与读者互动	306
“设贡举”还是“设乘輿”？	311
“岳飞”还是“六飞”？	315

“小扣柴扉久不开”？	318
据典辨误	321
他校亦记异	324
触礁与臆断	329
万般无如校书险	332
“刑天舞干戚”？	335
说衍文	340
“亲魏倭王” 赐印年	344
二三之异	347
以句法断是非	350
校勘也证伪	353
为尊者讳	357
从李筠之死略说史籍日期记载证误	362
“断烂朝报” 何尝有？ ——从王安石的公案说到古籍校勘的以不阙为阙	364
参考文献	368
文丛跋语	386

版本篇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

《鹤林玉露》版本考

《鹤林玉露》是南宋文人罗大经所撰的一部著名笔记。这部笔记对南宋中期的社会政治、历史掌故和文坛逸闻多有记载，由于具有较大的史料与文学价值，所以常为文史研究者所征引。但是，这部笔记的版本情况却颇为紊乱，现存版本的卷数条目和内容文字等也存在不少差异。因此，弄清这部笔记的版本源流以及版本优劣，对于阅读与研究都是有一定益处的。以下笔者根据在整理《鹤林玉露》过程中所收集到的资料，对这部笔记的版本略加考述。

《鹤林玉露》一书的版本，元以前各种史志以及官私目录均无著录。降至明清，方广为著录。从焦竑《国史经籍志》到清卢文弨《补宋史艺文志》都有著录。然而在版本方面著录较为详尽的，则是近人邵懿辰、邵章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今移录如下：

鹤林玉露十六卷，宋罗大经撰。

稗海本。谢天瑞增补本二十四卷。明万历刊本，多补遗一卷。明小字本，佳。

〔续录〕万历本，十行二十二字，末有万历三十六年赵琦美跋。万历本为南京都察院修补旧刻本。明刊十二卷本。明刊小字本，佳。曾见谢天瑞本，九行二十字，其后八卷，天瑞所自补。进修书院本。抄本。日本庆元间活字印本，分甲乙丙三集，每集六卷，共十八卷。杨惺吾言，较明刻本多。

兹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提供的线索，对《鹤林玉露》现存的版本略加分类考察如下。

1. 明万历南京都察院刊本。十六卷，补遗一卷。卷前有一罗大经自序和万历三十六年孙钜、赵琦美跋以及目录。目录后即补遗。正文每条之前列有标题。版式为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上下单边，书口镌有“鹤林玉露”四字。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与《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所记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缺页补刊本。补刊为宋体字，版式同旧版，偶有行二十三字者。书后牌记中有明万历七年（1579）莆田林大黼题识百余字，知此本系万历三十六年补修万历七年刻本。此本流传尚多，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华书局图书馆俱有入藏，但均缺补遗及前后序跋。

2. 明刊十二卷本。无前后序跋及目录。经仔细审勘，发现此本即据上述万历十六卷本所刷印，从版式行款字体到内容次第无一不肖，唯于卷十二后缺四卷，盖系万历本之残本。

此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其著录为十二卷本，然笔者遍窥北京是书藏本及多种书目，均未再发见有十二卷本者，也许此即《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所云“明刊十二卷本”。

3. 明刊小字本。十六卷。原书无目录及前后序跋，然正文每条前列有标

题，内容次第与万历本同。版式为黑口，无鱼尾，四周单边，书口镌有“玉露”二字。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此本版刻精美，字体娟秀，诚为所见罗书版本之上乘，《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云佳，盖非谬誉。卷前抄配有近人李盛铎跋和罗氏一自序，后抄配有补遗一卷和清人许瀚跋。对照字体，可知大经自序及补遗均为许瀚抄配。清人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鹤林玉露跋》曾提及这部许瀚抄配的明刊小字本。

此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尚收藏三部明刊小字本，唯少诸抄配，其中，一部封皮上后人记有“明建安坊刻鹤林玉露，徐真公旧藏”数字。

4. 明刊王叔承校本。十六卷。卷前有罗大经在三个不同时间写下的三则小引，其后为目录。版式为白口，黑鱼尾，四周单边，书口镌有“鹤林玉露”四字。半页九行，行十八字。正文每条前列有标题，内容次第同万历本。每卷前有“庐陵罗大经景纶甫编辑，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订”，目录止于“贺和戎表”条，然卷十六尾止于“税沙田”条，盖已残缺。考《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传》，“王叔承，字承父，吴江人。……卒于万历中”。由此知王校本最迟亦刻于万历中。

此本今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5. 明刊谢天瑞校本。二十四卷。卷首有“镌鹤林玉露，复古斋藏本”牌记，又有万历二十九年（1601）谢伟（天瑞之兄）所撰《重刻鹤林玉露小引》和杞斋车任远所撰《鹤林玉露补叙》。目录卷一至十六为罗氏原书目录，卷十七目录前刻有“补遗”二字，据前谢、车二叙，以下当为谢天瑞所自撰。此从正文亦可看出，凡罗氏原书每卷之首均标为“鹤林玉露卷之×”和“庐陵罗大经景纶撰、武林谢天瑞起龙校”之字，而自卷十七起，每卷之首均标为“鹤林玉露补卷之××”和“武林谢天瑞起龙甫辑、古虞谢伟廉甫甫校”之字。版式为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书口镌有“鹤林玉露”四字。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正文每条前列有标题，前十六卷内容次第与万历本同。

此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知，复旦大学亦收藏一谢校本。

6. 明《稗海》丛书本。十六卷。前后无序跋，无目录，正文每条前亦无小标题。每条起字顶格，他行则低一格。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内容次第与万历本同。

此本今藏于中华书局图书馆，其他大图书馆亦间有收藏。

7. 清进修书院刊本。十六卷。卷首有“乾隆二年重镌，庐陵罗景纶先生著鹤林玉露，进修书院藏版”牌记，有一罗氏自序及目录。卷一前有“宋庐陵罗大经景纶著，裔孙振重梓”两行字。版式为白口，黑鱼尾，左右双边，上下单边，书口镌有“鹤林玉露”四字。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每条前列有标题，内容次第与万历本同。

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

8. 日本庆安元刊活字本。三册十八卷。每册六卷，各为目录。三册之中，不辨孰为先后，唯一册前有罗大经自序云“丙编”，知当为第三册。另外两册之序盖佚。每编目录之首有“新刊鹤林玉露目录”和“庐陵罗大经景纶”诸字。此本是迄今发现的日本传本中时代最早的一种。版式为黑口，花鱼尾，四周双边，书口镌有“鹤林玉露”四字。半页九行，行十九字。每条前列有标题，文内多有日本假名训点。内容与万历本基本相同，亦有万历本所无者，次第不同。

此本即《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所谓“庆元间活字印本”。考日本长泽规矩也氏《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著录，当为庆安元刊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作“庆元间”误。“庆安”为日本后光明天皇的年号，庆安元年相当于中国清顺治五年（1648），而“庆元间”（日本庆长至元和年间）则较此至少晚三十余年。

此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9. 日本宽文二年刊活字本。十八卷。分天、地、人三集，每集六卷，各

为目录，并各存一罗氏小序。天集卷首还收有闽人黄贞升《重梓鹤林玉露题词》，每卷前有“新刊鹤林玉露卷之×”诸字。版式为白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半页八行，行十九字。每条前列有标题，文内多有日本假名训点，内容次第与庆安本无异。人集卷末白页印有“宽文二、壬寅仲秋日，中野市右卫门梓行”等数字。“宽文”为日本后西天皇和灵元天皇的年号。宽文二年是后西天皇在位的最后一年，相当于中国清康熙元年（1662）。

此本今藏中华书局图书馆。其他大图书馆亦间有收藏。

10. 明抄本。六卷。卷首有罗氏自序，同庆安本丙编和宽文本人集序。卷三末有记款“嘉靖甲子，长洲陆师道手录”。此抄本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标出明确时间的《鹤林玉露》最早的本子。每条前列有标题，目录及正文内容次第与庆安本丙编、宽文本人集基本相同，唯卷一漏抄《飞吟亭诗》一条，但被陆氏录于卷六之后，并注一“补”字；卷五无两日本本之《嫵妇》《梅溪二端》《多景楼诗》《广右丁钱》《胡忠简上书》五条，卷六无《光尧福德》《文章性理》二条，当属漏抄。

此本卷五之末白页有徐大临题识，字迹与抄本异。据此，知此本在清代曾为徐昂发所收藏。徐昂发，字大临，号畏垒山人。江苏长洲人。康熙三十九年（1690）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官至江西学政。有《畏垒山人文集》、诗集、笔记行于世。晚年居家，尤喜野史杂说。大临题识自记写于“戊辰夏五月”，考其生平，当为乾隆十三年（1748）戊辰。

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

11. 明刊活字本。六卷。卷首有罗氏自序，同宽文本地集序。目录及内容次第与宽文本地集和庆安本乙编全同。每条前列有标题。版式为白口，黑鱼尾，左右双边，上下单边，书口镌有“鹤林玉露”四字。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此本字迹模糊，板框线多已不清，是一个印制粗劣的活字本。此本除罗序之外，前后无序跋及牌记，唯清人柯溪于嘉庆间手写跋语，将此本目为明初活字本。

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

另外,《笔记小说大观》《宋人小说》《丛书集成初编》等一些丛书中也收有《鹤林玉露》,然其版本系统均未超出上述范围,故不赘述。

二

考察以上十一种《鹤林玉露》现存版本,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以明万历本为代表的十六卷本系统和以日本庆安本为代表的十八卷本系统。虽然上述版本中有一个十二卷本,但实际上是十六卷的残本,而另外两个六卷本则可归入十八卷本系统。通过进一步考察明清以来的各种目录所著录,可以说划分为两个系统是符合《鹤林玉露》版本流传的实际情况的。当然,在繁多的各种目录中,虽说十六卷本和十八卷本的著录是通例,但也偶有变例。如清钱曾所编《述古堂书目》就著录一种十卷本,又如日本涩江全善氏在《经籍访古志》卷四亦云“通行本凡九卷”。但通过考察现存《鹤林玉露》版本及著录,基本可以断定,这两个十卷或九卷的版本,大概与上述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明十二卷本情况相似,属于残本,而不大可能超出上述两个系统。另外,日本《京都大学汉籍目录》著录一种敦古斋十七卷刊本,估计就是十六卷本加上补遗一卷,仍未出十六卷本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鹤林玉露》流传的两个版本系统,是就明以后情况划分的,而明以前的情况,由于未见记载,就只好暂付阙如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两个系统版本的流传情况。

十六卷本系统。自明代以来在国内广为流传的就是这个系统的本子,而十八卷本则甚为罕见。第一,我们从前面列举的现存版本看,在国内流传的明刊本基本上都是十六卷本。第二,从著录《鹤林玉露》的明代目录看,焦竑《国史经籍志》、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高儒《百川书志》、陈第《世善堂藏书目》、晁琬《晁氏宝文堂书目》、徐勃《红雨楼书目》、朱睦㮮